

《一个人与一地“黄金”》的题外话

■ 冯光辉

按原先的采访计划,走黄金村为两天时间。

我在村子里随处走着、听着、看着,一个穷村到小康村的变迁过程中,似乎闪现于村民的魄力、依附于土地的村魂,仍然没有真正的被包裹到我的笔端。于是,我决定再到5.74平方公里的黄金村。

前后总共在黄金村走了六天。溪北、下庄、史家墩、王家墩、蒋家墩、杨家墩等自然村走了;与现任黄金村党总支书记

王娟、85岁的徐继尧、原村支书孙国华、黄金村农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经纪人窆再荣、第四村民小组养殖户的杨春梅、29岁的年轻村官李航、健身场上抱小孩的村民等聊了;黄金大道、田间地头、机库加工厂来来回回的看了。最后,与黄金村的第一书记严清华作了第三次长聊。

我走进黄金村,是江苏省作家协会、省报告文学学会组织作家分赴全省13个市深入采

访的一部分,调集了我省13市的近30位作家在南京领受任务,如此阵容,在我从事30多年的作协工作中还是第一次遇到。可见,为真实记录8000万江苏人民筑梦圆梦的不懈努力,生动展现全省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果,大型报告文学《向时代报告——中国全面小康江苏样本》一书的采写任务,是何等的急迫与艰巨。

作为金坛全面小康的优秀

村庄,黄金村已经行进在中国传统农业耕作的前列。20多年的努力付出,让贫穷的土地铺满一地“黄金”,全村人都脱贫致富奔上了小康,其誓言终于有了充盈琼浆的黄金村蓝图。蓝图中,有中国农业饱满糯香的软米;蓝图中,有严清华凌空高悬的决心。这个决心就一个字:干!这个字砸到黄金村的土地上,迸出了五彩七光。

楼阁有四檐,书本有四角,天庭有四季,大地有四方,而软

米呢?软米由稻谷加工的过程中,要将谷壳除去,而胚芽就在大米一端的前侧面,且特嫩,去壳过程中,特别容易将胚芽及米皮一起除去,所以米的一端缺的这个角,就是胚芽所占的位置。

这是稻谷留给黄金村人的,是对黄金村未来的梦想胚胎;更是领头人严清华的胚胎属性,即使与米分离,自己也坚定的落在这片土地上……

闲情逸致

心如莲花

■ 周苏蔚

黄绿相间,或许这就是秋天向冬天过渡转换特有的季节景象。不过进入秋季,当江南的荷莲已经是残枝败叶时,普陀山普济寺、法雨寺的荷塘却依旧是一番欣欣向荣的色调,俄而,你还能看到一朵朵刚刚绽放的莲花。

我曾经走遍中国四大佛山,阳春三月去过峨眉山,烈日盛夏去过九华山,初冬微寒去过五台山。记忆中第一次去普陀山应该是12年前的一个初夏。这次能够随金坛香道文化协会再一次朝拜普陀山,我感觉可能是巧合,也可能是缘分。因为以往海天佛国的普陀山于千岛之间,需要经过几次轮渡方能到达,来回折腾,不太方便。然而,这次一路高速、跨海大桥,相当便捷。当行走在宽

敞的跨海观音大道上,我内心意识到:海还是那片海,山还是那座山,但时光在变,世界在变。

荷莲,有着“中通外直,不蔓不枝,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的高尚品格,历朝历代为文人墨客咏诗绘画的题材之一。古时江南的风俗,把阴历六月二十四日作为荷花的生日,由此荷花还有一个“六月花神”的雅号。中国最早的诗歌集《诗经》就有关于荷莲的描写“山有扶苏,隰与荷花”,可作为观赏植物引种至园池栽植,应该是在公元473年。据说是吴王夫差在苏州灵岩山,为西施赏荷而修筑的“玩花池”。自春秋战国开始,许多宫廷建筑、器皿以及工艺品都喜欢将荷莲与龙、仙鹤等花纹图案作形象描

绘,倚为人们心中崇高圣洁的象征。秦汉后,荷莲文化逐步渗透到农业、经济、医学、宗教、艺术各个领域。

我们行走于普陀山,处处可见荷莲图案,墙帷、窗格、门厅、路基。佛教认为荷莲出自淤泥,不仅没被淤泥污染,而又香洁,表喻佛菩萨在生死烦恼中出生,又从生死烦恼中脱身,故有“莲花藏世界”之义。按佛系解释,莲花是报身佛所居之“净土”。由此可见,荷莲确实已经成为佛教的象征。人间万卷书,肺腑深藏一堆火,总有一些人懂得释放;总有一些人只能孤独。然而,风雨过后,残花满地,一旦丢失了人性,再盛开的花都终将成为灰烬。



《渔民日记》 王爱俊作品

金沙春秋

儒林绿团子

■ 陈珊

苏州朋友来访,吃饭时特意上了一道儒林的绿团子。朋友有些惊讶,因为和青团长得很像,于是便向我追问起绿团子的来历。巧了,我正好见证了儒林绿团子成为金坛区级非遗的过程,于是一餐饭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讨论会。

他说小时候做青团,出去摘艾叶,每次都会认错,带回来一把野菜,惹得父母笑骂。我告诉他,儒林绿团子染色不用艾叶,而是用绿苕。绿苕是苕麻的嫩叶,从前,苕麻是用来纺麻制衣的,儒林当地还留有非“有福之家”不能种好苕麻的传统观念。只是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,当地鲜有种植苕麻的,如今看到的苕麻多半是野生的。青团的制作,用

艾草取汁是可以直接使用的,而苕麻的嫩叶要成为可以使用的绿苕却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操作,最繁琐的当属腌制,要经过采摘、焯水、冲洗、沥水、碾灰、筛灰、拌灰、储罐和发酵等工序,一整套流程下来至少得一个月之久。

翻阅绿团子的前世今生,发现它的制作技艺如今只被少部分儒林人所传承,传说是唐代著名山水田园诗人储光羲将该食物带入儒林地区,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。

一顿饭吃得欢快,因为有了这翻讨论,绿团子仿佛倒成了主角。传统的技艺是一份文化的坚守,很多时候我们记住的不只是技艺,还有记忆里的自己,记忆里的乡愁。

岁月流歌

父亲的荚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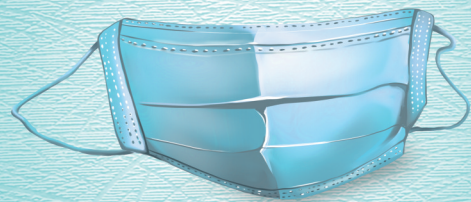
(外一首)

■ 张银坤

秋后的阳光
是金贵的
弯成一穗稻谷的父亲
又开始焦心起打谷场上的
荚豆

成熟了的荚豆
皮是黄色的
却紧紧连着豆心
需要暴晒炸出豆子
这时候
父亲便使上一阵连枷
把它们捧在手的秋天里
听着小窗外的风声
风很轻
父亲却颤抖了两次
一次是为了塑料布的山墙
一次是为了家里的铁锅

戴口罩 预防新冠肺炎



去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、办公场所,
乘公共交通工具、电梯,家有医学观察者,
到医疗机构就诊等,请佩戴口罩。

中宣部宣教局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 指导
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制作